

求恕齋  
叢書

禮

議



丙辰仲秋

禮議

吳郁生署檢



南林劉氏  
求恕齋刊

禮議序

光緒季年

朝廷依漢代故事特開禮學館徵天下知禮之儒集議於其中我世丈曹君直先生與焉先生博聞多識於書無所不覽三禮之學尤爲專家此禮議二卷卽在館所撰錄者又以在資政院時所爲律議附之其議律猶議禮也嘗謂儒家之業莫重於禮昔在戰國大儒孫卿承孔子之緒著書三十二篇究其指歸皆懸禮以爲程其修身篇曰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甯王霸篇曰國無禮則不正禮之所以正國也譬之

猶衡之於輕重也猶繩墨之於曲直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大略篇復總言之曰禮之於正國家也如權衡之於輕重也如繩墨之於曲直也故人無禮不生事無禮不成國家無禮不甯禮之爲用若是其大孫卿旣不憚反覆言之而又於彊國天論兩篇揭其要旨曰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然則禮固司國家之命者惜孫卿後千餘年惟先生知之顧先生議禮時天下猶未亂也其所隱憂深計又早若有厝火積薪之懼至於考據經史參酌古今莫不曲爲之防事爲之制而仍有今日者國家之害中於新學蓋與孫卿時楊墨末流挾其爲我兼

愛之說以橫挾藩籬後先如出一轍壞國喪家亡人必先  
去其禮斯之謂也及夫姦言邪說行中國者垂二十年禍  
機所伏勢必一發而不可救而大命焉有不傾者嗚呼禮  
爲國家之命豈不信哉今日者禍變至此不得不求挽回  
之術則仍曰惟禮可以已之夫禮所以經國家定社稷序  
民人利後嗣者也先生往昔所以斷斷者正因乎是今所  
議具在其經奏御者不過十之二三而未行者且七八焉  
一旦聖人復起審是以方皇周浹於天下安見我國家之  
命不因復禮而存乎竊願於先生禮議操左券也雖然刑  
律爲吾儒所不道今亦附於其

後何也曰法家者流信賞必罰以輔禮教古人言之矣  
卽以孫卿書論其正論篇辨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固  
與議兵篇論齊之技擊魏之武卒秦之銳士班固並取  
之爲刑法志矣以其言兵刑也何以議兵篇論疆國之  
本威行之道功名之總至於傳曰威厲而不試刑錯而  
不用亦言兵刑而司馬遷取其文次諸禮論篇中以爲  
禮書哉明乎禮俗隆則本無所謂刑罰也而先生編次  
之微意概可知已先生自遭國變棄官家居聞去歲一  
游兗州之澤縣澤爲古蘭陵地孫卿嘗終老於斯先生  
訪其祠墓至於低徊不能去遙遙千古若有元契冥感

者其孫卿氏之儒與余既重其書授諸梓而并述所臆  
如此丙辰夏四月吳興劉承幹謹序

## 禮議序

曹君直侍讀寄示禮議刊本二十五篇蓋禮學館舊稟附以資政院駁刑律議四篇寶琛讀之五年前事猶歷歷也方寶琛被

召總纂禮書嘗就商於張文襄公公曰滿漢通行三年喪禮之大者已舉矣餘易耳然其時貴近奪情之事屢見漢員亦多奏留改署任者文襄雖當國無如何也禮之亡於人心久矣益以異俗之漸染新說之喧呶不悅學之大人以爲無用也而忽之或且惡其害已而壞之防惡知其禍之烈有不止於亡國若此哉君於其間

抱遺訂墜猶日以制作之大期諸居攝之周公且以新  
刑律妨於禮教斷斷爭之非所謂雞鳴不已於風雨者  
歟書未卒業而寶琛有撫晉之

命代以于晦若侍郎政體旣變侍郎挂衣冠去館員亦  
雲散而委盈尺垂成之書於官寺其爲灰塵爲蠹蝕無  
從問問今對是編不知百感之何從也雖然人道而終  
同于牛馬則已否則天地必有與立是編其卽不食之  
碩果乎君弟叔彥編修固已言之吾於君家不能無無  
窮之望矣丙辰冬至閩縣陳寶琛

## 禮議序

光緒戊申識曹君直侍讀於都門時君爲禮學館纂修  
余爲憲政館參議又共事於內閣會議政務處見其淵  
懿深厚有古學者風談次知爲馬遠林先生外孫遠林  
先生先大夫至交樸學君子也童時屢聆緒論夙所服  
膺知君淵源之有自矣宣統庚戌資政院成立又與君  
同爲議員先是法律館奏進新刑律草案下憲政館余  
曾駁其有妨禮教諸條到院復建議修正君任法典股  
亦屢作駁議而於余說尤贊成時流多以頑固黨訕之  
不顧也每相與深論劇談輒憂禮教陵夷神州將有陸

沈之懼不謂曾不幾時遂丁今日之世也國變後不相見者數年昨歲晤於吳門握手歛歔恍若夢寐別後書來以禮學館所作禮議二十五篇附資政院駁刑律議四篇刊本見示受而讀之探源經心博綜史志根往聖之微言訂

昭代之彝典中如皇子親王親迎禮公主釐降見舅姑禮子爲母婦爲舅姑服諸議類能於綱常之古義抉其精微而滿漢丁憂人員請通行三年喪議尤爲扶持名教之大端至駁刑律諸議直斥之爲無父無君視吾所言更爲痛切益足見其悲天憫人之苦心毅力矣於戲

壤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禮而不去國雖危猶可冀  
其不遽亡禮之明是非如鏡之鑑妍媸亂臣賊子無所  
遁其形故邪慝之惡禮猶嫫母之惡鏡必盡去之而後  
快君之議禮及與余共爭禮教於刑律乃獨爲之於人  
所不爲眾咻喧逐之日宜其勞而無功也雖然秦焚經  
籍而儒者藏書於山巖屋壁之間聖道卒賴之明於萬  
世今之廢禮與秦之焚書類矣君之是作藏之名山傳  
諸其人或足爲他日撥亂反正之大用也乎歲在柔兆  
執徐相月桐鄉勞乃宣序

禮議序

禮議上下卷吳郡曹侍讀君直在禮學館建議之文也  
吳興劉京卿翰怡鋟諸木三月而成已校定可摹印敘  
曰光宣之間唏矣邪伏於帷牆之間五細六逆旋相爲  
用隱民造作言語裂冠毀冕拔本塞源因內反死生五  
閒俱起以襲我不丕基指鹿以爲馬甘口鼠行舌痾火  
疹詛物爲創大人患失而惑則亦俛眉揖客承筐將之  
崇長信使俾姦宄於邦邑潰潰回遘詩人所嗟乃罔畏  
畏咈其耆長舊有位人父師歎焉泰山之石穿溜單極  
之統斷幹積微成著蓋至於九年憲法之布而本實撥

枝葉害矣變亂之始自刑典支蔓於官制財用兵戎迭  
變迭更最後設禮館朝廷眩制作之華言不知其柔道  
陰行無上無法無親伺間逞也百川沸騰不可遏星炎  
孛孛與日朝夕常伯常任準人私憂竊歎哀哉不能言  
老師宿儒或乃曲學阿世抱薪挾火當時抗議刑律詔  
論於庠序若勞侍郎玉初劉侍郎幼雲十手所指落落  
數人爾禮說深博助我者希曹君奮寒儒苞并千載之  
盈縮羅絡百氏之異同本諸經疏參之史傳故事得制  
作之原以摧詖破邪逆折牙角其文詞溫溫儒者而機  
張括省言心中慮非聖者徒噤不得語禮議都凡二十

五篇埶以律議四篇謬謬聞闔干城名教偉哉昌言勇  
過責育矣曹君言禮館中虛心直志不違道以干譽主  
其議者實爲溥玉岑尙書合志同方相與搜剔刮摩張  
皇正義則婁張聞遠華亭錢復初兩孝廉之力居多當  
時蜩蟬沸羹由行艱苦事過時遷永思惻怛鄭瞽溺庭  
謂國無人淮南睥睨漢朝發蒙振落曹氏此書觥觥儒  
效不可不亟傳抑元祐君子之微言淆於宣政日錄是  
非不大白則禮館建立本末朝議時論繫月繫日亦不  
可不著其實錄以詔後世也余屏外臺察淵見紉被書  
顧問邱蓋暗咤獨不意風雨雞鳴卯酉午亥之際聞茲

德論光我

聖清有曹君而禮典不亡衡厥重輕非僅何承天王儉  
任預庾蔚之比也接君言論識君恨晚責沈之譏滋愧  
懔爾宣統丙辰秋九月沈曾植